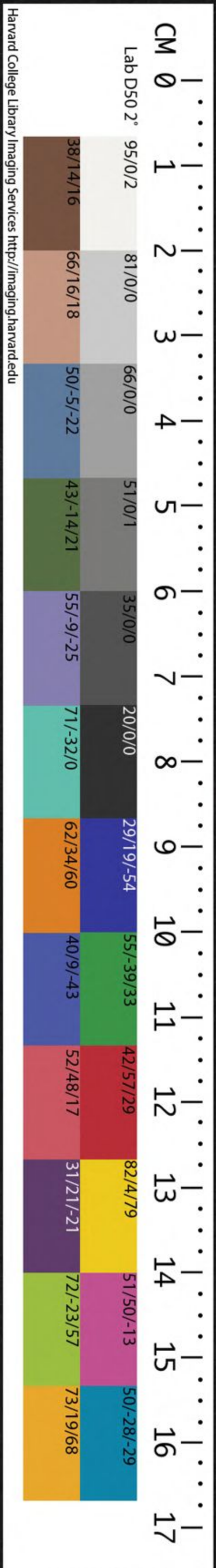


T2550/116c(17)

張鼻文評點淨書

卷十七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書八十八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



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

聖所已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

曰聖德遭季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師古曰言文王已沒矣文章之事豈不

在此乎

於是應聘諸侯已答禮行誼

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

西入周南

至楚畏匡厄陳

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貌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

奸

七十餘君

師古曰奸音子

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師古曰美舜樂之至也

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究觀古今之篇

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

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魏雅者高貌煥明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追視夏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貌自此以下孔子之言皆見論語於是敘書則

斷堯典師古曰謂尚書也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頌回問為那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駘服周之禮樂則韶舞放鄭聲詠樂也

孔子歎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為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

行事繩之曰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

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皆章為之三絕也傳謂家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皆

因近聖之事曰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

唯天知我也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大

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

齊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

倫為王者師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干拔反聲音離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

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

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曰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

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

為秦阮儒處也備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

郎前後七百人廼密令冬種瓜於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廼會就

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上皆歷終廼無聲此則閔儒之地亦不謬矣燔音扶元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

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

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成曰立號師古曰毆與驅不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各鮒而字甲也

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

何也曰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

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道化好學

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

曰喟然歎息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希盧韓信蘇亦未皇庠序之

事也師古曰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

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

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

此培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各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

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

之言延文學儒者已百數而公孫弘曰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鄉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相御

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已禮風之已樂師古曰風化也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曰

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

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謹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師古曰減孔威也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言可効道統也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

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

禮崇化厲賢曰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

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曰反太

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師古曰開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令縣令相侯相二千石謹察可者常

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

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已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郎中太常籍奏名籍而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已名聞其不專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

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謂班行也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已明布諭下已治禮掌故

比二百石已上及吏百石通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已上及吏百石通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請選擇其秩

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亦曹史今縣令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不以升擢之非給其實用也請著功令師古曰新

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已來公卿大夫士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文章貌音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

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謂其後賦也復音方目反

數年已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

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

子勿已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吏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師古曰姓橋名庶字子庸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弓師古曰弓姓也音韻子弓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庶字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

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

與田何已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妻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

授東武王同子中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其地也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言之地也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授東武王同子中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為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

夫魯周霸莒衡胡師古曰魯人臨淄主父偃皆曰易至大官嬰言易者

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祖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

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寬東歸何謂門人

曰易曰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

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

者梁郡之縣也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

音唐又音岩

與由同後類此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

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

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

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因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是

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師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

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二輔故事云石渠閣讎

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

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

路師古曰姓毛名琅邪郡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

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善為禮春秋

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曰禮經多

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

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曰此耀之師古曰用

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曰田生絕於施讎

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

文曰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象曰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勝其明也內難而能止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芟言其根芟方滋茂也

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云受孟喜喜心不服

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曾後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何師古曰何亦曰

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十供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

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

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皆為博士絲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曰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

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白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史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房出為齊

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

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人說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

中說經為教授曰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曰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

孝昭廟師古曰行謂天子出先毆旄頭劔挺墜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劔自然刃引拔出也墜古地字

鄉乘輿車師古曰鄉讀曰鄉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

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

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皆卑衣故章玄服以廟也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

明而入自此始也賀曰筮有應絲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

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

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

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

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



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

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

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

曰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

校書考易說曰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

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董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房曰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

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外也音食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首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

卦筮亡章句徒曰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

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

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康曰明易為郎

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

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

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曰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

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

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

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文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錯用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曰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

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曰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其意屬讀而已

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呂治尚書微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

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老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

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已尚書為

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

高孫地餘長賓呂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

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

受汝九卿儒者子孫已廉潔著可已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

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

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

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

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

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

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呂傳族子始昌始昌

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義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

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

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諱官令

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呂太中大夫授太子

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

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

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呂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  
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  
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  
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  
目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炔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  
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  
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

師古曰拊音膚

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

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

留侯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博士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

法至百萬言

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為城陽內史倉曰謁者論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

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儒材曰博

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

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儔顯有

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曰變禮而當

天心

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迺雷雨以風木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迺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尚書不同

公叔文子

卒衛侯加呂美諡著為後法

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諱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

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

近事大司空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

激揚

師古曰贊佐也

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

師古曰論語云文學

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

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

師古曰嚴與儼同眇讀曰妙

入則鄉

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

師古曰鄉讀曰鄉閔大也

出則參冢宰之重

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

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

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

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也。卒然早終尤可悼痛。師古曰卒臣愚曰為宜

加其葬禮賜之令諡。師古曰諡今善也呂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

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

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呂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

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師古曰少子小常字也呂明毅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

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

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呂為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者霸曰能為百兩微呂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霸

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

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

魯申公呂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

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即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

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申公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

係而作役解具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胥靡相

出師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在楚元王傳也獨王命召之廼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曰詩經為訓故曰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疑者則闕弗傳

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

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曰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廼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曰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輶傳從師古曰傳音張總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顧念也力行為勉力為行也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曰為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議止息也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既反說讀曰悅得綰臧之過曰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

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巨

有數申公卒巨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

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

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巨

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兒子賞巨詩授哀帝至大

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

昭帝崩昌邑王嗣立巨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

吉郎中令龔遂巨數諫滅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

何巨亡諫書式對曰臣巨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之道之君未嘗

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巨三百五篇諫是巨亡諫書使者巨聞

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

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

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畧也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

詣博士搦衣登堂頌禮甚嚴師古曰搦衣謂以手內舉之令試誦說有法疑

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師古曰一說皆非也

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

博士師古曰下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

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

之師古曰勞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孝經說心

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歌驪駒服皮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

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

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巨言之師古曰

於經何

用歸也

此言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徇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徇者輕賤之式恥

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師古曰

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

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

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呂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

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

德亦事王式呂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

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呂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日

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

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

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首決問反今桀紂雖失道然若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臣過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曰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

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毒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遂罷竇

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師古曰道家以備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圜擊菹上知太后怒而固

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下固刺菹正中其心菹應手

而倒太后默然亡呂復舉後上呂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

帝初即位復召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弘亦徵灰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懼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呂言

無曲學呂阿世諸齊臣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

### 昌最明白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

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臣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

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

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

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

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

之師古曰貢音肥燕趙聞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呂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

傳燕趙聞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

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悍勇貌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

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呂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

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

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

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魏處儀事有徐

夫傅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

善也襄亦已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

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各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二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已禮至

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已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子子方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

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已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

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已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

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游卿為博士

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

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

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  
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  
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各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  
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讓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為符  
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  
人唯彭祖安樂為明實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  
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曰顯與專同由是公羊春秋有顏  
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巨高第人為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曰修小  
禮由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

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  
祖竟曰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讀為仲家世傳業中  
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  
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  
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  
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  
眭孟至御史大夫疎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  
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也惠授泰山  
冥都師古曰冥音莫零反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  
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  
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

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喞於口師古曰屬音之

欲反明古詞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

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

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

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

捷敏與公羊大師晁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

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皆從廣受千秋

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呂問丞

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

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

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

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

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備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

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

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

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

同異各已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

音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

詔遣監議者也內外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已經誼

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一人也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

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呂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呂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

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

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呂外

屬內卿如淳曰功成太后親也內卿光祿勳治宮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二人皆侍中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呂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

孔光為言左氏呂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

常博士詔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

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

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后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

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

士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

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曰稱說

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

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

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曰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

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官祿訖於元

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寔漸也蕃多也滋益也一經說至百餘萬

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

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  
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曰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  
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書八十八

漢書八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書八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

曰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師古曰帥遵也民作畫一之歌師古曰謂歌曰萬何為及諸君書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

惠垂拱高后女王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

之屬皆謹身帥先居曰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

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攘卻也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不禁時少能曰化治稱

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

於世務明習文法曰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

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

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鄉讀曰

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鄉讀曰

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

絲大陋而登至尊師古曰大古制字大陋言非正身經微賤也與于問閭師古曰問里門也

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

常稱曰庶民所不安其田里而亡歎息忿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曰璽書勉厲師古曰璽書增秩賜金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

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曰次用之師古曰所表增秩賜金也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

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

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曰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

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古曰辟文翁欲誘進之乃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小府用度師古曰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曰

遺博士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必於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也

皆成就還歸文翁曰為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招下縣子弟曰為學官弟子

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師古曰市學之官也高者曰補郡縣吏次為孝

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也音財臥反每出行

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也音財臥反每出行

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也音財臥反每出行

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也音財臥反每出行

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也音財臥反每出行

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也音財臥反每出行

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也音財臥反每出行

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也音財臥反每出行

縣蓋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俱讀與教同使傳教令出入

閨閣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師古曰數多也使傳教令出入

出錢百求之師古曰繇讀日由繇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

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

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

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

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已化天下今膠

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

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已政

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已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

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豪桀役使徒雲陵師古曰身為豪桀而

侍郎謁者孟康曰賞官王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人錢而見賞以官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復

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九異者也馮翊

已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人也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簿

書正已廉稱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

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

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

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

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已刑罰痛繩羣下

繇是俗吏上嚴酷已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繇是俗吏上嚴酷已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曰為廷尉正數決

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大議

廷中謂朝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

廷之中下廷尉師古曰勝及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師古曰論

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

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

御史其曰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

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曰章有德時上

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太守霸為選擇良吏

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

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曰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

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師古曰米鹽然霸精力能推

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問它陰伏曰相參考嘗欲有所

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成也周密不吏出不敢舍郵

亭師古曰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持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

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

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曰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

繆寡孤獨有死無曰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

某所大木可曰為棺某亭猪子可曰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

如此師古曰識記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

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勸也言先以德教化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必許承老病師古曰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

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

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曰外

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

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百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滿為適馬少十多不相補滿也効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百八白石居治

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曰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師古曰鄉讀曰鄉下亦同孝子弟貞婦順孫日已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里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

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曰股肱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

已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

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

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

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舍虎貴所著鵲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鵲自分字或作

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霸曰為神雀議欲已聞敞奏霸

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

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殿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

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

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

已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

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已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



下神雀後知從臣敵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  
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  
張湯懷詐阿意臣領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後湯誅敗上獨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  
忠也臣敵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歸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流之則味離薄樸大質也割之散  
也也以行偽貌有各也實領搖解怠其豈有為妖師古曰解讀曰懈假令京師先行  
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臣偽先天下固  
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  
敝通變造起律令所已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  
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勸讀與勸同次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  
吏務得其人郡事皆已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檢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

詐偽已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已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敝言  
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已外屬  
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  
矣丞相兼之所已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如若也左右  
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  
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  
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  
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  
民吏已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  
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  
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為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

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

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

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呂愛利

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

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呂治行

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呂私天

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

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

匈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屬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足下

呂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上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饑歲餘梁

肉師古曰穰歲豐穰之歲穰音壤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

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君上所信任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

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

敵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呂共

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供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可

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呂奉

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呂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

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

韓信

韓信

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順之意也面刺王

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愧也及國中皆畏懼焉師古曰

曰王及國人皆懼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

邾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問諫曰問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召為無

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僇於桀

紂也師古曰僇比也得召為堯舜也王說其諂嘗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

言召至於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

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

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

數日王皆去逐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召問遂遂曰為有大

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

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

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

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許道師古曰許乖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

有德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

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召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

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召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

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竝起師古曰左右謂則近相次者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召為渤海太守時

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

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召息其盜賊召稱朕意遂對曰海

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官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曰潢今欲使臣勝

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其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答曰選

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臣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師古曰傳音張總反郡聞新太守至發

兵。呂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

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師古曰鉤鉤也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

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之心亦罷也渤海又多大功。略相隨。聞遂

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遂廼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

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已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

本。雞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家二母。豕五。雞。師古曰每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

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淺艾。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畜積。師古曰淺艾也艾雞頭也勞來勸勉也畜讀皆曰蓄次音儉勞音虛到反來音虛代反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數年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已為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

可使。師古曰者讀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師古曰日恒飲酒也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

問其故。師古曰還回也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曰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曰治

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曰。遂年老不

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已。褒顯。遂云。水衡典

上林苑。苑共張宮館。師古曰苑音居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

之。呂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劬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

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

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

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音上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閘凡數十處師古曰閘所以進水者一易反已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

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音白蓄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

田畔已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已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已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

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

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

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

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

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已屋廡師古曰廡別室也如音人廡反廡音舞晝夜

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蓄也火蘊音於云反信臣已為此皆不時之物有

傷於人不宜已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

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已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已文翁九江已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

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酷吏傳第六十

漢書九十

正義大夫

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

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

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

呂有德下德不失德是呂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

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為治之體

於不振師古曰謂避也言吏避於君民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

於不振師古曰謂避也言吏避於君民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

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

於不振師古曰謂避也言吏避於君民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

乎師古曰惡讀曰烏烏言道德者

於不振師古曰謂避也言吏避於君民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

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

於不振師古曰謂避也言吏避於君民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

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珉而為璞孟

史記酷吏傳極用意  
其文注復變化益  
增損之盡失其妙

漢書九十  
酷吏傳第六十  
正義大夫  
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曰脈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刑也  
爲而務敦厚也謂刻鏤也字與彫同

號爲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某

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水也純青之貌也黎民

又安師古曰黎衆也又讀曰久又治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鏤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鏤謂陵踐也音來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

公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甯成

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

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甯成

之倫師古曰郅音之反

郅都河東太陽人也呂郎爭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

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

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卽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趙王勝者野彘入廁上

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也都不行上欲

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

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

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

南瞞氏宗人三百餘家豪

猾應劭曰瞞音馬瞞眼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

瞞氏首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居歲

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

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都爲人勇有氣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

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

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

居也師古曰居怠傲讀與偃同而都揖丞相

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

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鷲擊之甚臨江

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文書也

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

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而都禁

入弗與魏其侯使人問于臨江王師古曰問隙而

與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

曰殺竇太后聞之怒呂危法中都師古曰謂搆成

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亦同都免歸家景帝

廵使使即拜都爲鴈門太守師古曰就家拜便道

之官師古曰不令致闕陳謝也得呂便宜從

去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

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

兩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令騎馳射莫能

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

兩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令騎馳射莫能

中其見憚如此何奴患之師古曰釋置也乃中都呂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師古曰釋置也竇太后曰臨江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甯成南陽穰人也師古曰呂郎謁有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其長吏為

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都尉步人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與

南都尉而到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人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與

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兵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

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師古曰長安左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

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皆惴恐武帝即位徙

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以罪免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

成刑極自呂為不復收如淳迺解脫詐刻傳出

關歸家師古曰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

可比人乎師古曰賈迺貫賈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

千家師古曰假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呂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

曰封為周陽侯故因氏焉師古曰由呂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

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

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

除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忤師古曰

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

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

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

歸也音丁禮反

趙禹贅人也師古曰呂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用廉為令史



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

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曰居大府

武帝時禹曰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曰為能至史大夫與張湯

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曰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

也讀與為吏曰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音千到反報謝務

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畏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曰禹賊深及

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

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曰老徒為燕相數歲詩亂有罪免

歸師古曰悖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詩音布內反後十餘年曰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頓妙反縱有

姊曰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

行不可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補上黨

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舍容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通事師古曰通

亡也負也音必胡反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曰捕按

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曰為能遷為河內都

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曰

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曰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曰為

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

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太后曰肆闕也師古曰肆音弋二反號曰靈見乳虎無直靈再成之怒師古曰猛

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曰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

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

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

衍二縣名也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

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

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郡中

不寒而栗猶民佐史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是時趙禹張

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呂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

擊奮毛羽流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更改也民為姦京師尤甚。廼呂縱為

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呂氣陵之

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取音趣直指始出矣。吏之治呂斬殺縛束為務。閭奉呂惡用矣。師古曰

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縱廉其治效到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卒讀曰粹

道不治上怒曰縱呂我為不行此道乎銜

之。師古曰銜舍也道含任心以為過也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呂為北亂民部吏捕其為

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呂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

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闕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已而試縣亭長

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

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即有

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呂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呂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

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

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人之文今出倍臧或收入

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

流十河內皆怪其奏呂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其頗不

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

吾事矣師古曰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呂為能

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首南往反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

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温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

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昏昏不辯師

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為用吏苛祭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頂解在趙廣漢傳也

伯落長呂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温舒多諂善事有執者

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

舞文巧請下戶之猾呂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

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

部中中猾曰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呂權貴

富師古曰為權貴之不所維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坐

呂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

數萬人作師古曰卒者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

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

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家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

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祿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温舒死家索千金師古曰索古累字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呂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

稱曰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寗成

上曰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

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呂故事多廢抵罪

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呂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籠轄上河南

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呂敢擊行師古曰果

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於恃也呂書敕責之曰將

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陬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牽

同蹇拔取之烏足曰驕人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呂為虜掘死人呂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將

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呂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

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

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戀反行音下更反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

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

自解說也若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

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獨刀認問賈答言比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于君是五

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頭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假

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呂在外江海

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呂掩過不僕惶恐對曰

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  
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之咸楊河東之邑呂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上徵為殿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

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呂徵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偃詆誣也稱

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首鉅依反王溫舒

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

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播痛呂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

切為小治辯然獨宣呂小至太能自行之難呂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為常法也中

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師古曰郿縣也音媚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中苑音中反宣下吏

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

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

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齊有徐勃燕趙之間

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

師古曰釋解也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讀曰促小羣呂

督之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

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呂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

部或至萬餘級及呂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

廼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

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滅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定曰羣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二千石呂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

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故盜賊寔多師古曰上下相為匿呂避文法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呂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

都尉呂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

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

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雷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

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雷圍縣圍使小史

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畜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

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師古曰轅音逢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

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不貴汝謂賜之爵也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曰廣明連禽大姦徵入

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

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

蔡義為御史大夫呂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封昌水侯歲餘

呂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

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

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

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其地後為陽陵縣

延年呂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

等呂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呂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

劔廷叱羣臣師古曰叱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

曰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呂數千萬陰積

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高里葬地下故曰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

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

器物冀其疾用欲呂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没人縣官奏可

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

餽師古曰一乘為一兩餽謂貨與顧直也子就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

詐增餽直車二千凡八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

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

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也本山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

曰延年嘗給車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

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呂功復過當廢昌邑王

時非田子賓之言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

與之也乞音氣願呂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

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

師古曰悻心動也音整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

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

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齋偏

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

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

相府歸為郡吏呂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

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

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

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

延年何呂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

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送宮門禁止不得入延年亡命

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呂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

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

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

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涿人畢

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後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自

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語師古曰語逆也音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

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漸也

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蓋吾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

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

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謂無手也更遣吏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

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已出之其豪桀

侵小民者呂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人之為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

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憚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

事師古曰得勁也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

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出身不顧呂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

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

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師古曰府上曰總



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見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

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

延年用刑刻急迺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

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孽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一線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也咽音一千反

秀甚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秀穢殺所任也苗穢苗也秀音誘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

霸在潁川召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婁字鳳皇下上賢

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此郡為守褒

賞反在已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一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蟲府丞義出

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

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嘗避位去壽昌

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賦在符節臺欲有所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大尉也延年疑小府

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召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

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與年察獄

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

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監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

意反素與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

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

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召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召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

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元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

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

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

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呂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附也欲呂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

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明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

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言持其喪至也遂去歸

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

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呂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

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呂御史舉

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

俠臧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

子兄弟長少者也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

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

多問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也相與探丸為彈

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

絕師古曰枹擊鼓也音孚其字從木賞呂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

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今避厥軌也郭謂四周之內

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

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

分行收捕皆劾已為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賞親閱見十置

師古曰其餘盡呂次內虎穴，置放也有百人為輩，覆呂大石數日，壹發視皆

相枕藉死，便與出廛寺門。相東，如淳曰：廛，理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上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文，餘有人板貫柱四出，名曰相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相，陳宋之俗言。相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揭著其姓名，師古曰：揭，代也。椽代於廛處，而書死者名也。揭音揭，代音弋，字並從木。

自日後，廼令死者家各目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相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

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

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纒同。皆貫其罪，師古曰：貫，緩也。詭

令立功，呂自贖，師古曰：贖，逆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

者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者，讀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

歸其處，不敢闖。長安江湖中多盜賊，巨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

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巨賞為右輔都尉，遷執

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

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

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辨名。

贊曰：自郅都、呂下，皆呂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

呂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悞納之。悞，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

上下也。其義兩通。時辯當否，國家頓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呂

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眾也。滯呂耗廢，師古曰：滯，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九

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呂至哀平，酷吏

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呂為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

表明者。其汙者方略教道，言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

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

師古曰卑養馬

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柝音土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

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

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

原下澤曰隰

教民種樹畜養

師古曰樹殖也

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

械之資

師古曰資亂也即今之款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日藿亂音五宜反款音啟

所曰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

育之曰時而用之有節毋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

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乃伐薪

豺獾未祭宜網不布於壑澤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獾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一而春之月獾祭魚季秋

之月豺乃祭獸獾禽宜兔網也音嗟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

師古曰隼亦鷹鳥即今所呼為鷂者也矰音曾後音奚隧音遂鷂音胡骨

也矰音曾後音奚隧音遂鷂音胡骨

而取物然猶山不斲藁澤不伐

史公貨殖傳為平  
運書作也孟堅制  
取其要者已入地理志  
則此傳可不作仍列  
計此也宜宜婦清  
九非傳  
叔其甚確當子固  
字之

天師古曰：蒼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藪音力葛反。蟻小蟲也。麀，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麀，毋卵。蟻音弋全反。麀音莫奚反。所古曰：願時宣氣。蕃，阜。庶物，蕃多也。

音扶元反。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穡，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

力風興夜寐，言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

之，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曰財成，輔相天地之宜。

言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備物致用立成。

器已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此之謂也。管子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上相與言仁誼於閭閻。師古曰：閭，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工相

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其義非也。辰相與謀稼穡於田，士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

則弗觀也。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

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雖猶

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翟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是曰欲寡

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曰德，齊之曰禮。師古曰：道，讀曰道。

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曰直道而行，不嚴而

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禮率下，不飾偽也。及周室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鵠

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楹，柱也。節，櫛也。山，刻為山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櫛也。丹，楹也。魯桓宮也。山節，藻梲，臧文仲也。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曰，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其流至于士庶人

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

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文也。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

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

器，士設反道之行，曰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偽民背實而要名，姦

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

禮誼不足，曰拘君子刑戮，不廷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

餘肉粟而貧者視褐不完師古曰短布長襦也褐編裘衣也其為編

戶齊民同列而巨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

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

上興辭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辭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曰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因於會稽之上施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

非人也謂之計然者計而然也蔡謨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

有此人越但有半策便以致霸是功由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

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謨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弟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

一號計師故實獻云公卿系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

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管中經簿計然

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計然

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

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早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早時而推

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

也師古曰刷謂拭除之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曰施國吾欲施之

家適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

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已為陶天下之

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適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

居貨物隨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八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

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財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

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弟之中最為富而顏淵簞食

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簞筍也食飯也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子贛結駟連騎東

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師古曰為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

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也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兌務盡地方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言決斷仁不能言取予彊不能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謂始也以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也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邯鄲郭縱呂鑄冶成業與

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聚斥賣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繒

物聞獻戎王師古曰遊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價予之尊卑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秦始皇令贏比封君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善故曰山谷多少言之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

亦不訾師古曰言其財衆多無限致善字移反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

召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

觀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

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號孟康曰五十一匹也師古曰號古蹄字牛千號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

者塞成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一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蔬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

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山居千章之蔬孟康曰蔬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蔬即橄欖樹字

也其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

之間千樹菽師古曰榮亦水名濟水所滋也即今所謂榮澤也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而取其汁夏音

報齊魯千畝桑麻涓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

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若于畝厄苗孟康曰苗草厄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苗音千見反千畦薑韭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酷

一歲千釀師古曰千釀以釀酒醴醬千瓊師古曰瓊長頸瓊也漿千僮孟康曰僮嬰也師古曰僮人僮之也一僮兩髮

屠牛羊毳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梟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總

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個師古曰个讀曰箇商秋也輜車百乘師古曰輜車輕小之車也輜音弋昭反

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

素木鐵器若厄苗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一素木素器也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也蹏與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

牛千足羊毳千雙師古曰雙即豕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

筋角毋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采者指千則人百

秦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手也今俗猶有大量藜藿隨鼓千合師古曰藜藿以斤石稱之輕重

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汙之俗賣鹽破者鹽破各一升則各為一鈞黃千

裏而相隨焉此則令也說者不曉通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讀為解說失之遠矣

斤師古曰鮪海魚也鮪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鮪音胎又音浩鮪音著鮪鮑千鈞師古曰鮪鮑

著鹽而乾者也鮪今之鮪魚也鮪音鮪鮪音首各反鮪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鮪為鮪魚之鮪音

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鮪於燔室乾之亦非也燔室乾之即鮪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鮪魚

者是也音居假反秦始皇載鮪亂臭則是鮪魚耳而燔室乾者本不臭也燔音蒲北反

棗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三石狐貂裘千皮師古曰果采謂於

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

子貸金錢千貫節馴僮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消除估僮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僮者其首率也馴音子馴反僮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亦比千

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

卓氏曰此地陝薄吾聞嶧山之下沃壘下有駿鴟至死不飢孟康曰

民工作布易賈乃

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駿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有鴟芋有大芋如鴟也



求遠遷致之臨邛大熹節鐵山鼓鑄師古曰即就也運籌美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賈賣

於滇蜀之間也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魑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

埒等也離音直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衷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

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

次如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勸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衷其訾次如苴苴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遣

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

王根存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債音吐擅鹽井之利期年所

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債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然其贏得過當瘡於城膏師古曰瘡讀為愈也勝也城細也膏愛也

也言其於利雖不及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委者也城與鐵同下云周人既織義亦類此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呂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弟

約頗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也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呂其

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姓間名也刀音邪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

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孟康曰刀間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刀氏

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哀間臨菑

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賈郡國無所不至

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已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雜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過邑不人門設用此

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師史既衰至成哀

王莽時雜陽張長叔薛子仲皆亦十千萬莽皆曰為納言士欲法

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上式秦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史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

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富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富楚漢相距榮

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曰此起富

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出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

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然任公家約非田

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

公家之約此說非也呂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呂致

馬一匹牛倍之羊萬粟呂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上斥候卒也唯此一入能致富若

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

不論千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齎貳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子錢家呂為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拍千金債師古曰貸謂假其息十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

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

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

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

呂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曰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

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師古曰顯呂貨賂自行取重

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呂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適限從

伯呂販脂而傾縣邑張氏呂賣醬而踰侈質氏呂酒削而鼎食服

亦致高訾此言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

日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濁氏呂  
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師令新也酒音自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呂  
冒脯而連騎音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未燂薑張里曰馬醫而擊  
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  
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  
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  
姦成富師古曰博掩謂博擊掩襲取人物者也博字或作博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師古曰姓曲名叔稽名發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  
也

貨殖傳第六十一

西川世圖  
氏備商出

漢書九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已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踰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已脩所職失職

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

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公子魏

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

狐白狐白裘也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已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已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

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皆曰取重諸侯顯名天下蓋擊

而游談者曰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搯提持也擊古手腕字也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

也正是故代相陳徐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曰千數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

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

賸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賸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

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劔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

徒自許節操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非明王在

上視之曰好惡齊之曰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古

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皐人也師古曰伯讀曰而六國五伯之皐人也夫

四豪者又六國之皐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

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

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

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

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

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

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拘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

士曰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

師古曰飲沒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晉灼曰軻軻也軻牛小牛也師古專趨人之

急甚於已私師古曰趨讀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

呂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曰俠聞父事朱家自己為行弗及也

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巨商賈為資劇孟言俠顯吳楚反時條侯

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中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巨俠稱

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膚亦巨豪聞師古曰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

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葛家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趙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巨人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解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解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

不快意所殺甚眾巨軀藉友劫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滅命作姦剽

攻師古曰滅命滅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巨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

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恃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又心本猶言

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醺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醺其人

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巨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舉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臯

猶重也師古曰多

師古曰多猶重也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言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

者廼肉袒謝學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

賢豪居間曰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謂為道地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

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

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之廼從其言也解為人短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

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

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徒之數也中訾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

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解兄子斷楊椽頭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籍於關也籍少翁已

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

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已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已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已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

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

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

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如佗名羽字公子它古他字南陽趙調

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巨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

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意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車常按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

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巨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

歎曰吾已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石君家破不能言力

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曰為福邪諸公曰是

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君卿之材

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

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

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曰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

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姓張名同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名同

名同

名同

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

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今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

族故人各巨親疏與東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

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

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

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

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巨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

銅後護復巨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

宇與妻兄呂寬謀巨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

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巨事實語也到

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

曰莽分二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輝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

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

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

莽篡位巨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北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

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

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土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

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

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

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

弈師古曰博六博也博古曰博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博奕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博奕圍碁也及宣帝即位用

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



曰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

狀者著舊思一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

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曰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

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

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

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廢，西曹曰：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今而罰之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曰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

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官，大僕優士又重遵。師古曰：

曰：德禮重，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曰：小文責之，適舉遵能治三輔

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自免去槐里大

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者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

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嘗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寤，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

母。師古曰：霑，溼言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

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遵人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

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曰為

祭。師古曰：去亦藏也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

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

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

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凡。師古曰：馮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

也口隱其辭以授更也占音之贍反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

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

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曰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

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

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

酒飲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飲飲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

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謂印之紐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

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

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

巨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師古曰呼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論道

經書而已師古曰賈正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

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三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

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

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

重礙為甕所羈師古曰纆徽井索也重縣也甕井曰甕為甕者也羈擊也言瓶忽縣礙不說或以重為甕或音衛又以甕為甕皆失之甕音側救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斷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

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草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勝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園轉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盡

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酤猶竟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

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師古

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

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容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

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及支曰不去因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遷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珮俱使匈奴鄧展曰單于欲脅誅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

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雷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巨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涉父哀

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

巨上妻子通其受之巨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

曹師古曰禮畢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

馮翊之縣入之雲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

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

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

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涉

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師古曰闔字與在所閭里盡滿客或

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巨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

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

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適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

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

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嘗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

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

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

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涉自曰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

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家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尹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

仔人不肖從謂之原氏仔費用皆叩富人長者師古曰叩然身衣服

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已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  
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涉即往

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曰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掃除沐浴  
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

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  
側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且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

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  
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勸賓客也棺音工喚反其周急待人如此

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  
法辜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

史欲已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后免

官涉欲上家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

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今未真為之新視事涉未

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已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  
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追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

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  
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皇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

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為

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已守  
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家舍奢僭踰制辜惡暴著主上知  
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家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曰為真今涉繇此怨王游  
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  
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  
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  
死可用莽廼召見責曰曩惡赦貫師古曰貫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  
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  
長吏已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  
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  
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怨使客刺殺主簿涉欲

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曰一吏  
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  
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  
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首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  
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中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  
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强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師古曰泛者曰常語問之不切  
責也泛音敷劔反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曰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董  
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聞於世云

馬山宅鳳園  
氏書函南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曰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

關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每貝飾帶駿驥即鷲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

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

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媽音似宦

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

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

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秬侯金賞師古曰秬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

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過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卽尊位彭祖曰舊恩封陽都侯出

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所毒憂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師古曰濯能持濯行船也上勝水其已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能持濯行船也上勝水其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俄見其衣

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

召問其各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尊幸之日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戶十數師古曰賜鉅萬戶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開如通家游

戲師古曰開謂投隙私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為達獨自謹身已媚上

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上不樂

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音山角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

齧太子慙錄是心恨通師古曰錄音山角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師古曰微音山角者以都塞為名微者取微遮之義也微音王鈞

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顧人承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長公

主賜鄧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師古曰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

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已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  
媽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曰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儼師古曰儼比也鄧通

時媽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趣通  
未行師古曰已稱趣此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曰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也媽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國人宿衛比韓媽太后錄此

銜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怒其出人也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  
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曰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雛侯師古曰雛字或作額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坐法腐刑於  
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

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

詩頌延年軌承意茲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

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

韓媽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

愛施師古曰施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曰選

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

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

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曰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

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曰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

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百中傷人

師古曰說達也違道之辭

忤恨蹉眦輒被巨危法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及

初元中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

知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辟

建白曰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曰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在此則故曰應古

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銅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

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

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學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學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曰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曰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

言其兼官據執也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

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

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修救宜侍帷幄

師古曰帷幄較整也

天子召見

欲曰為侍中遂請問言事上問遂言顯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

天子大怒

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

第一天子曰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

後世必曰陛下度越眾賢

師古曰度過也

私後宮親曰為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

師古曰言不見此理

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

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曰間已

師古曰見音工竟反

迺時歸誠取一信曰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曰其書示顯顯

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曰事

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

群下無不嫉妬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曰一

驅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字又任天下之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

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曰此全活小臣天子曰

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師古曰賂遺謂百官一萬萬

羣下所遺也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

顯悉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古諫字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

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

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曰為不妬諧望之矣顯之

設變詐曰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

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

死師古曰滿讀口邊音悶諸所交結曰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鴻魏郡元城人也少曰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承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曰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

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曰為皇后太后

曰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東宮主酒也歲餘趙皇后得立上

亡德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

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

以實之長奏今止所朕曰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曰康

師古曰寧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繁鉅萬師古曰繁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臧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頷思

侯夫人百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

求復為使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許為白

上立已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

言師古曰嬖易汗也易嬖也易音之破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戶外親居九卿位次

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

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已當代輔政

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為某事具言其舉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

長舅之妻也土車當於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見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

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

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

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已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

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已滅口上愈疑其有大

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得長定宮師古曰得古侮字謀立左

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

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

徙其家屬故郡始長戶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斬反其愛幸不及富平

侯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

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

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

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

晝寢偏藉上衷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衷古袖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首工効反不欲動賢

迺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臣自固每賜

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上曰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之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曰為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曰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風昭儀及

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曰賢妻父為將作大

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

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曰綈錦師古曰檻謂軒闕之板也綈厚

繒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押豫

呂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一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鐵狀連繞之以黃金為縷要曰下玉為押至足亦

縫以黃金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家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

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深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

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

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曰其功下

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

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曰賢為亂

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  
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矢太后指免  
官上勇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  
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曰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  
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已聞咸伏其辜將軍  
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例丹諸  
侯王后親師古曰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  
宏宏已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朕曰恭皇  
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  
消未萌師古曰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  
日以君上為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群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  
非懷此心也

惜也師古曰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  
見天子也

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  
子殺兄何言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  
趙穿又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  
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曰訪與勅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令嘉有依得已

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噬膚滅鼻  
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  
自齧其肌膚詔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巨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朕承天  
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

折衝綏遠臣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  
朕以將為命巨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

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錄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曰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

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無人也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成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師古曰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遺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弟新成功堅師古曰呂氏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

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曰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曰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曰太后詔即闕下

**冊賢**

師古曰冊也

曰問者曰來陰陽不調當害竝臻師古曰竝也

元元蒙辜師古曰蒙也

師古曰蒙也

被也夫三公鼎器之輔也高文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

合衆心非所曰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

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

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詎驗也音計

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

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

質性巧佞與姦

曰獲封侯

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壙放

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費曰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

不為使者禮

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

受賜不拜皇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

等不悔過乃復曰沙畫棺

師古曰以沙塗之而又彫畫也

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

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曰棺

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

至尊無曰加恭等幸

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士臣請收没人財物縣官諸曰賢為官者皆

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譁鄉其弟哭

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與

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

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曰

它舉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廼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

容之間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

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曰閔子

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桑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

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竝為公卿可謂貴重人

臣無二矣然遂不

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緣讀與由同

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

之適足已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豐

矣

師古曰豐謂間隙也王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

師古曰撓弱也言女教反

一朝

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貶

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答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師古曰

王者不私人臣官始為此也

師古曰始近也

佞幸傳卷第六十三

前漢九十三

漢書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

唐虞已上有山戎獫狁

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狁音險粥音戈六反

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

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騊駼奚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馱騊馱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騊駼馬類也生北海驪象駼駼類也佗音徒何反馱音決馱音提騊音桃駼音途騊音頭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

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師古曰夫音扶問反其下亦同

無文書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

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

少長則射狐兔

師古曰少長言漸大

肉食

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

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曰侵伐

師古曰人比皆習之

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師古曰鋌鐵把小牙也音蠅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



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右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幽師古曰

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下幽人悉從真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是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吠聲相近耳亦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維師古曰維維也復居于鄂錫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

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後允之難故也豈不

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闕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

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後允之難故也豈不

日相警戒乎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曰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山車之詩也

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

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

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鄂錫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當時秦

襄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

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戎走後三十餘年而我翟至維師古曰維蘇林曰汜音凡今賴川襄城是也邑伐

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汜師古曰汜以襄王當處之因號襄城初

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

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開戎翟戎翟曰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廼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

洛之間音灼曰園音讀二合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音讀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沮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

秦故隴曰西有緜諸畎戎狄獯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緜諸道及獯道是也獯音完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文胸音許十反而晉北有

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踞從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自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自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自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曰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有代句注北而魏有西河上郡曰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曰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曰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在略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曰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高闕解在衛音霍去病傳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師古曰適讀曰適有非而通直道自九

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壑豁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起臨洮至遼東萬

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於是匈奴

得竟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

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

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已為壯令將萬騎冒頓廼作鳴鏑應劭曰鏑

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已鳴鏑自射善馬左右

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已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已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已鳴鏑射頭曼

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

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

廼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

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

之東胡已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

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

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

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何也師古曰境上候望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

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子之於是冒

頓

頓

頓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  
引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  
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一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朔州膚施師古曰朔州屬安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音能引弓者自淳維已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師古曰入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信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  
鞮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鞮音上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穿距之蒙師古曰又庚反匈奴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  
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曰太子為左屠耆王  
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  
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曰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  
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曰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  
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  
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同  
音頻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蹕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擊柳枝聚蹕蹕音二曰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風繩杖也師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古曰二說皆非也凡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蹶者也輾音於點反輾音女展反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塞逐日之始生人其也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日土戌巳其逆也師古曰其也長左而北向

臣妾送死者多至數萬人師古曰其也長左而北向

虧則逐其文武所居處師古曰其也長左而北向

巨為其利其戰人人口皆其利師古曰其也長左而北向

取之其利如易之集其困敗師古曰其也長左而北向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師古曰其也長左而北向

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師古曰其也長左而北向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師古曰其也長左而北向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

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駝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駝音危騂音先營反高

帝迺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間隙而私遺之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

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鄉言

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

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已漢

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

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師古曰：翁主，女曰翁。主者言其文白主婚。歲奉匈奴

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言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呂東終高祖世。孝惠高

后時冒頓寔驕。師古曰：寔，漸也。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介也。猶言不能自立。

也。師古曰：債，介也。猶言不能自立。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已。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呂

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

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

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

不能殼弩。師古曰：殼，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唵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唵，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

噲欲搖動天下，妄言呂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

伙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

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呂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

日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臨，不足。呂自汗。師古曰：汗，過誤也。弊

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呂奉常駕冒頓得書復

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

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

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呂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與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

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絕。今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不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

陵轍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轍，音來。各反。驚，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

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

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

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告單于也師古曰不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

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呂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

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呂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呂少史之敗

約師古曰少史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呂天之福吏卒良

馬力強呂滅夷月氏師古曰夷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首兵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呂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呂安邊民呂應

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

故使郎中係序淺奉書請師古曰序音火姑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駟為騎也駕可駕庫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

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

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序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

呂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

兄弟所呂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

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比疎一師古曰比音頻疎以金為之比音頻疎

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

徒奚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繒厚繒也音

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

單于闕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至

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曰強之者曰木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首午向反今

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

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曰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曰視不如旃裘堅

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呂反曰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渾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曰計識其人眾畜

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曰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所曰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曰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驚也驚與傲同曰天也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曰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

不自奪温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

曰匈奴明目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曰其肥美飲食壯健曰自

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曰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

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

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

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

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

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

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疆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瀾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



耕粟曰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方也築城郭曰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

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八顧無喋喋師古曰嗟者歎也佔佔師古曰嗟者歎也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中行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曰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

苦惡則候秋孰曰騎馳蹀廼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難也蹀蹀也蹀蹀也蹀蹀也蹀蹀也日夜教單于

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

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師古曰彭陽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

中宮師古曰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曰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曰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遯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遯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

將軍師古曰盧首盧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亦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

侯紀傳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

有所殺匈奴曰曰騎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

餘人漢甚患之廼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

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渠難者其姓名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

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師古曰深惡民貪降其趨深惡民貪降其趨深惡民貪降其趨深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師古曰說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

之聖者曰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道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菹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

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言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

也音普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巨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不及魚鱉上及飛

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莫不就安

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章化等師古曰背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言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已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

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人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巨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巨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

漢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東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巨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與匈

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呂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

物迺引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呂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

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一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尉

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迺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呂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呂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呂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

絕呂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

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

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赦廣贖為庶人其冬

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

至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

巨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

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門地師古曰斗辟縣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曰子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

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

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  
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  
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  
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  
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  
已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  
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  
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巨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巨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首髮師古曰介持也本雖單于既

得翁侯巨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大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殺單于益

北絕幕師古曰度曰絕巨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令疲

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

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

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

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

小王巨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

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  
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  
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蓋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呂實之  
師古曰匈奴西滅北地呂西成卒牛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呂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呂  
為漢兵不能至乃陳馬師古曰以栗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馬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也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自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彖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  
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徒其輜重令遠去呂精兵待於幕北與漢  
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

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

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于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呂為單于死廼自立

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

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呂西至今居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呂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呂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

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林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

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

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

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

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壯

其皆從粟侯遺破於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今居千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臣見武節師古曰武節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賦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界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取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取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

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

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

法漢使不去節不臣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而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臣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

貉朝鮮臣為郡師古曰濊與貉同亦或作蕞而西置酒泉郡臣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又西通月氏大夏臣翁主妻烏孫王臣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

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臣為言是歲

翁侯信死漢用事者臣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

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呂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呂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

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遠太

其辭辯少年呂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子欲質則匈奴國中所以誅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也豆反

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

匈奴復調呂甘言師古曰調古詭字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

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

幣直數千金單于曰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似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

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呂

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在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

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

王欲呂垂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

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樂受降城師古曰杆音干其冬

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其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

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樂受降城猶

呂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

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浞音後楷音維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

尉

尉

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  
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  
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  
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使人邊而去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  
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劫是歲太初  
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  
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朐音劫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音子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  
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  
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用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

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了余反鞮音了矣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音也高后

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

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讎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

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廼自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音矩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强弩

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且其女妻之後  
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因  
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師古曰單于在西北也而單于臣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  
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  
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且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  
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  
王辭且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

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且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  
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更且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  
單于自且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  
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  
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立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  
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  
趙信城北邳郅居水師古曰邳至也音丁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  
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御史  
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匈奴使大將與李  
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  
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  
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

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闔陵侯將兵別圍車

師。師古曰闔讀與開同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

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以此城將三其冬卒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名胡，胡語者。匈奴奔走莫敢

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

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曰：北可

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

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

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

軍長史與決，昨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輝渠侯匈奴輝渠侯渠侯也。師古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

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一音干反。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

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曰

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

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曰：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

漢女為妻。師古曰闔讀與開同。歲給遺我藁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藁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

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

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

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

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

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

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劭胡巫。師古曰劭與救同。言先單于怒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呂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

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呂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

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

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

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闕氏謀匿

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嬌同其字從手嬌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

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

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呂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

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呂其罪罪盧屠王國人

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

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呂藏穀與秦人守

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

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廼更謀歸漢

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

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呂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

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內反音徒

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內反音徒

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呂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師古曰受降城也呂備漢北

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呂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此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

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

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

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呂漸致和親漢

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

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

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分三隊入

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落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

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

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

受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攻塞外亭長略取吏民去是時漢

邊郡熨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

降者言烏相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相大將

霍光欲發兵要擊之師古曰邊音工克反呂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已為烏相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

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

匈奴遂擊烏相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烏相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友既

後匈奴因乘烏相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

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  
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則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

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古師

曰仇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

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

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呂下五萬餘騎

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

走毘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古奔是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

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真師古曰烏真地音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

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

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

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呂下三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

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

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曰為不可祁連不聽遂

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止即止兵不進斬

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召虎牙將軍不

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而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

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

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音胡浪反后次名王犁汗都尉于長將呂

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

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音直用反不可勝數於是匈

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

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音寒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

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呂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

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

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師古曰當音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也音直用反而邊境少事矣壹衍鞬單

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閼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閼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頡渠

闕氏頡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

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

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

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

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臨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臨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

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呂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噲居左地者孟康曰噲音厚匈奴種也師古曰噲音奴獨反其

君長呂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旣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

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

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

能復也

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鞬各六千騎師古曰與音部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類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曰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曰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師古曰郝音呼各反州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

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師古曰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蠟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曰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曰逐王先賢擲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曰故頗言曰逐王當為單于曰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曰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曰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

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與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狁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于。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曰。言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二年而敗。



